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董永遇仙傳

入話： 典身因葬父，不愧業為傭。
孝感天仙至，滔滔福自洪。

話說東漢中和年間，去至淮安潤州府丹陽縣董槐村，有一人，姓董名永，字延平，年二十五歲。少習詩書，幼喪母親，止有父親，年六十餘歲。家貧，惟務農工，常以小車推父至田頭樹陰下，以工食供父。如此大孝。時直荒旱，井內生煙，樹頭生火，米糧高貴，有錢沒處買。董永心思：「離村十里之外，有一傅長者，專一濟窮拔苦，不免去求他。」乃對父曰：「如此饑荒，無飯得吃。天色寒冷，孩兒欲去傅長者家，借些錢米來過活。」父言：「你去，借得與借不得，便回，免交我記念：」

董永辭別父親，二步作兩步而行，正是十二月半天氣，地冷天寒，西北風大作，腹中又饑，身上又冷，捱著饑寒而走。不想紛紛揚揚，下落一天雪來：

盡道豐年瑞，豐年瑞若何？
長安有貧者，為瑞不宜多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傅長者正在家中與媽媽賞雪。這長者見雪下得大，叫院子王全，去庫中取一千貫錢，倉中搬米十石，在門前散施。不問男女，皆得救濟。當時董永也來到門首，見散錢米，遂得錢十貫，米一斗，謝了長者，火急回身。正是：

求人須求大丈夫，濟人須濟急時無。

董永迎風冒雪，靠著錢米回家。其父見兒子回來，喜不自勝。董永將錢買柴米，與父烘火，做飯吃了，看那雪時，到晚上越下得緊。正是：

拳頭大塊空中舞，路上行人只叫苦。

父子二人過了半月有餘，其父因饑寒苦楚成病，忽然一臥不起。董永心中好苦，要請醫人調治，又無錢物。指望捱好，不想父親病得五六日身亡。董永哀哭不止，昏絕幾番。端的是：

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行船又撞打頭風。

董永自父死後，舉手無措，尋思：「止有我娘舅在東村內往，只得去求他，借些財物買棺木。」當時逕到娘舅家，備告喪父無錢之事。娘舅見說，又無現錢，遂將布二匹，絹一匹，借與董永。董永換具棺木回家，盛停在家中，早晚哭泣。日間與人耕種度日。欲要殯葬，又無錢使。

荏苒光陰，不覺過了一年有餘，無錢殯送，心思一計：「不免將身賣與人傭工，得錢揭折。」當日離家，逕投傅長者家，見了院子，央他報說賣身之事。傅長者出廳，叫董永入來，備問其事。董永道：「小人姓董名永，丹陽縣董槐村人氏。自幼喪母。今年又喪父，停柩在家，無錢殯葬。今日特告長者，情願賣身與長者，欲要千貫錢回家葬父，便來長者家傭工三年。望長者慈悲方便！」長者見說，乃言：「你是大孝之人！」便教院子取一千貫錢付與董永。董永拜別長者出門。正是：

從空伸出拿雲手，提起天羅地網人。

董永將錢回家，至次日，僱倩鄉人扛抬棺木，往南山祖墳安葬已畢。過了一夜，次日收拾隨身行李，鎖了大門，迤邐便行。行至一株大樹下，歇腳片時，不覺睡著在樹下。

卻說董永孝心，感動天庭。玉帝遙見，遂差天仙織女降下凡間，與董永為妻，助伊織絹償債，百日完足，依舊昇天。當時織女奉敕，下降於槐樹下。董永睡著，抬頭見一女子，生得：

月裡嫦娥無比，九天仙女難描。玉容好似太真嬌，萬種風流絕妙。行動柳腰嫵娜，秋波似水遙遙。金蓮小筍生十指，羞花閉月清標。

那女子啟一點朱唇，露兩行碎玉，向前道個萬福，問：「郎君何故在此？」董永答禮，道：「小人姓董名永，董槐樹人氏。自幼失母。年前喪父，因停柩在家，不能安葬，因此賣身。葬父已了，今往傅長者家還債。行走困倦，少歇於此。娘子尊問，只得實告。」道罷，兩淚交流。仙女道：「原來如此大孝。好交官人得知，奴是句容縣人。公婆父母皆喪。不幸先夫過世，難以營生，欲嫁一個好心之人，甘當伏事。」董永道：「娘子請便，小人告辭。」仙女道：「今見官人如此大孝，情願與官人結為夫婦，回到傅家還債。官人心下如何？」董永答道：「多蒙娘子厚情，又無媒人，難以成事。」仙女道：「既無媒人，就央槐樹為媒，豈不是好？」

董永再四推卻。仙女怒道：「非奴自賤，因見官人是個大孝之人，故此情願為妻。你到反意推卻！豈不聞古人云：『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』此亦是緣分，何必生疑！」董永無可奈何，只得結成夫婦，攜手而行，乃云：「我前日在傅長者面前，以說傭工三年准債。今日見我夫妻二人入門，只恐焦皂。」仙女道：「不妨。我自幼會得織綢綾錦絹，他必喜歡。」

迤邐行到，二人拜見長者，具言同妻織絹之事。長者大喜，便問：「要多少絲？」仙女道：「起首要十斤，一日織十匹。」長者見說：「我不信，難道生百隻手？既然如此，我只要你織三百匹紵絲，便放你回去。」當時便與絲十斤，令董永夫妻二人去織。果然一日一夜織成十匹紵絲，呈上長者。長者並家中大小皆驚：「不曾見如此手快之人。」原來仙女到夜間，自有眾仙女下降幫織，以此織得快。

光陰捱指，一月之期，織成紵絲三百餘匹，呈上長者。長者大喜，言稱：「世間少有這般婦人。」乃問董永：「你妻非是凡人；若是凡人，如何一月織得三百匹紵絲？」董永答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是小人路上相遇此婦人，他見我說孝心之事，他便情願嫁我，相幫還債。」長者道：「有如此之事！你真是孝心所感。當初說傭工三年，如今正是三月。我與你黃金十兩，將去別作生理。」

董永當時拜謝長者，領妻出門。行至舊日槐陰樹下暫歇。仙女道：「當初我與你在此槐樹下結親，如今又三月矣！」不覺兩淚交流。董永道：「賢妻何故如此？」仙女道：「今日與你緣盡，出此煩惱。實不相瞞，我非是別人，乃織女也。上帝憐你孝意，特差我下降與你為妻，相助還債，百日滿足。奴今懷孕一月，若生得女兒，留在天宮；若生得男兒，送來還你。你後當大貴，不可泄漏天機。」道罷，足生祥雲，冉冉而起。董永欲留無計，仰天大哭：「指望夫妻偕老，誰知半路分離！」哭罷，一逕回到墳前，又哭一場，結一草廬，看守墳塋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傅長者在家無甚事，打開仙女所織之紵絲看時，上面皆是龍文鳳樣，光彩映日月。長者大驚，不敢隱藏，將此事申呈本府。府尹問知，有如此孝感之事，具衣奏上朝廷。漢天子覽表，龍顏大悅，曰：「朕即位已來，累有孝行之人，未嘗有如此大孝之人。」遂命近臣修詔書一道，宣董永入朝面君。即日，天使到潤州，府尹著人請董永到府敘禮。董永大驚，拜道：「董永是一介小人，有何德能，敢勞大人如此敬重！」府尹道：「不必謙辭！閣下乃大孝之人，天子有表在此。」只見天使取出表來開讀，董永與府尹跪聽。其表云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為臣者忠，為子者孝，此人道之大敦，立身之大要也。故忠者為邦國之權衡，而孝者乃齊家之珍器也。今據潤州府奏鳴董永之孝感，蓋起自棘籬之間，而知《孝經》大意。則數居顛沛之際，猶存備樂之心，此非我國有將興之機乎？而孝子起於郊野者矣！詔書到日，著董永即使覲闕，量才擢用，豈不有感發將來者？欽哉！欽哉！

董永聽罷，望闕謝恩已畢，請天使在驛中安下。董永回家即辭別親鄰，到次日，拜別府尹，一同天使起程。正是：

皇恩宣詔往宸京，躍馬揚鞭莫暫停。

一色杏花紅十里，春風得意馬蹄輕。

董永同天使不只一日到京，近臣引見漢天子。天子大喜，封為兵部尚書，蒞任為官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傅長者因進貢異樣紵絲，朝廷亦封為僉判之職。長者有一女兒，名喚做賽金娘子，生得十分容貌，未曾招親。當日長者與院君商議：「何不將賽金招董永為婿，卻不是好？」遂央媒人與董永說知此事。董永聞知，十分歡喜，乃言：「前者之恩，未曾補報。今又招親，此恩難忘。」便令媒人拜上傳長者：「小生一聽尊命。」乃選吉良時，下財納禮，成親已畢。正是：

清風明月兩相宜，女貌郎才天下奇。

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入地願為連理枝。

不說董尚書夫妻和睦。且說天宮織女自與董永別後，不覺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子，已得一月，取名叫做董仲舒，遂自送下界來，與董永撫養。

卻說董尚書升廳，只見牌坊下立著一個婦人。董尚書交人喝問：「那婦人是何人？敢窺望朝臣？」只見仙女高聲叫道：「忘卻織絹之恩，到來喝我？」董永聽得，慌忙下廳看時，卻是前妻，吃了一驚，相抱而哭，便道：「今日有何緣，得遇賢妻下降？手中抱者何人？」仙女道：「是你兒子，今日特送還你。」董永拜謝，道：「多感賢妻之恩，不知曾取名否？」仙女道：「玉帝已取名了，喚做仲舒。」董永大喜，接了孩兒，便道：「自別之後，又早一年有餘。今日相逢，與你同享榮華，偕老百年。」仙女笑道：「相公差了。夫妻自有天數，不可久留。」說罷，雲生腳下，冉冉而起。董尚書仰天大哭。只見傅氏夫人聽得，出未看時，便問：「相公如何煩惱？手中抱者何人？」董永把上項事說了一遍。夫人大喜，乃命奶子撫養。

光陰撚指，正是：

鳥亂飛，兔不歇，朝來暮往何時徹？女媧會煉補天石，豈會熬膠黏日月？

條爾已經十餘年，董仲舒年登一十二歲。父母教他上學讀書，九經書史，無所不通。一日，正在書院中讀書，只見同學小兒戲罵仲舒道：「無娘子！」仲舒被罵，不敢回言，逕回來，看著董尚書，一把扯住，大哭起來：「不知因何，別人皆罵我做『無娘子』？今且定要見個明白！定要見我親娘！」董尚書乃言：「你娘是天宮仙女，如何得見？」仲舒聽罷，放聲大哭，道：「若見得母親，便死也瞑目。若說見不得，就撞死在此。」董尚書道：「孩兒盡可焦皂！此去長安市上，有一賣卦嚴君平先生，能則過去未來之事。你可去問他。」

仲舒見說，便將了十文錢，逕來問卦。嚴君平問道：「小官人欲占何卦？」仲舒備言欲見母親之事：「望先生指引只個。」先生看卦已了，乃言：「你母乃天仙織女，如何得見？」仲舒聽罷，哭拜在地：「萬望先生指引，死生不忘。」先生道：「難得這股孝心。我與你說，可到七月七日，你母親同眾仙女下降太白山中採藥，那第七位穿黃的便是。」仲舒道：「不知此去太白山，有多少路？」先生道：「約有三千餘里。」仲舒道：「我到彼，娘如何肯認我？」先生道：「那穿黃的，你一把扯住，拜哭起來，他便認你。若問何人教你來，切不可說是我！」

仲舒取錢拜謝先生而去，逕回府中，見父母，備言：「嚴先生教我往太白山中見母，今日拜別便行。」董尚書道：「此去太白山二千餘里，虎狼極多，孩兒年幼，如何去得？」仲舒道：「便死無恨，去心難留！」董尚書見他拼命要去，只得教老王付與盤纏：「伏事孩兒去。」

當日拜別登程，在路饑餓渴飲，夜住曉行，不只一日，來到一座山下，問人時，正是太白山。行過一重山，只見野鹿含花，山猿獻果；又一重山，只見鮮花翠草亂紛紛，瀑布飛流，此時正是七月七日，忽見一群仙女下來洗藥瓶，仲舒便教老王躲過了，慌走上前，看著第七位穿黃的納頭便拜，扯住了只叫：「母親，丟得孩兒好苦！」

仙女問道：「你是何家孩兒？甚人叫你來？」仲舒道：「隄兒便是董仲舒，爹爹教我來拜見母親。」仙女道：「孩兒快回去！此處豺狼傷人，不可久居！」仲舒道：「孩兒千山萬水到此，如何傾打發我回去？」仙女道：「顯然母子之情難捨，猶恐天上得知，見罪非輕。你可回去，拜上父親，善養天年。此必是嚴君平老子饒舌教你來。你可將此金瓶寄與嚴先生，謝他卦靈。又與你一個銀瓶，腋內有米數合，你將回去，每日只吃一粒，切不可吃多！」說罷，雲生腳下，眾仙女一齊冉冉而起。仲舒欲要拖住，又去遠了，只得仰天大哭。老王聽得走來，勸了，挑了行李急回去。

不只一日，已達長安，拜見父母，具說見母之事：「多多拜上父親。寄此金瓶與嚴先生。此一銀瓶，與孩兒戲耍。」董尚書大喜，便道：「既是你母寄與嚴先生的金瓶，不可有違，快寄將去！」

仲舒即時將了金瓶，逕往嚴先生家裡來。先生正在門前坐，仲舒拜罷，遞上金瓶與先生，道：「母親多多謝上先生，無物相酬，特將此金瓶相謝。」先生接得看時，光彩射目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「此物乃世上大寶，人所罕見，乃天宮金淨瓶。」翻來覆去看。把手去開這瓶蓋時，吃了一驚。只見從瓶口內飛出一星火來，將上元甲子並知過去未來之書，盡數燒了。這先生手忙腳亂，急救火時，被煙一衝，不想將雙目皆衝瞎了。至今流傳瞎子背記蠹子之書，自此始。

仲舒驚得目睜口呆，急奔回家，將銀瓶內米傾出看時，約有七合，呵呵大笑：「母親教我一日吃一粒，如何得飽？不如將此米一頓煮來吃了。」不想吃飯之後，一日，二日，三日，身已長大魁肥，飯食不吃亦不饑，沒半月光景，身長一丈，腰大十闊，自亦心中驚異，夜不安枕，沒藥可救。父母見了大驚。不期其父董永一者受驚，二者年老多病，一疾烏乎。

這仲舒見父已故，哀痛之甚，備衣衾棺槨，送柩回鄉。安葬已了，守孝三年，不思飲食。忽一日，對人言道：「前者母親與我仙米，我卻不知，一頓吃了，不料形體變異。今玉帝差火明大將軍宣我上天，封為鶴神之職。每遇壬辰癸巳上天，辛亥己酉游歸東北方，四十四日後還天上一十六日也。」直至於今，萬古千年，在太歲部下為鶴神也。